

名家中篇小说典藏

míng jiā zhōng piān xiǎo shuō diǎn cáng



踏着月光的行板

迟子建 / 著

名家中篇小说典藏

ming jia zhong pian xiao shuo dian cang



踏着月光的行板

迟子建 / 著

月亮就像在天上运行着的独行的列车，
它驶到中天了。

知这列车里都装着些什么，
嫦娥、吴刚和桂花树么？
列车永远起始于黑夜，
它的终点，
也永远都是黎明！

——《踏着月光的行板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踏着月光的行板 / 迟子建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 5

(名家中篇小说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3185-8

I. ①踏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1298 号

踏着月光的行板

作 者: 迟子建

责任编辑: 邓东山

装帧设计: 水 墨

责任校对: 杨爱英

责任出版: 朱毅平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www.zjwycbs.cn

印刷: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 93 千字

印张: 6.375

插页: 2

印数: 1 - 10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3185-8

定价: 18.00 元

目 录

鬼魅丹青····· 1

踏着月光的行板····· 115

鬼魅丹青

1. 流云

女人是人间的蝴蝶，她们最爱往哪儿飞，你去霞布看看就知道了。

在拉林，最气派的街是银树大街，最有味道的巷子呢，则是花烛巷和马铃薯巷。这一街两巷，仿佛是小城的一臣二仆，统领和服侍着四万多百姓。

为什么说银树大街是“臣”呢，因为县政府、人大、公安局、法院、财政局、民政局、检察院，这些发号施令、呼风唤雨的部门，都在这条长街上。这条南北向的街，看上去就像吃了好草的马，毛色油光，身上无一块疤痕，光光溜溜的，悦人眼目。银树大街是水泥浇筑的，青白色，而它两侧的人行道，铺就的则是红绿相间的云字纹地砖。好像银树大街发了一道惠及贫者的法令，它们赶着去执行，因为出的是美差，喜气洋洋的。

与银树大街交会的巷子，总有十几条吧，炉灶巷、民惠巷、暖阳巷、利发巷等等。这些巷子通向的都是居民区，因而看上去灰头土脸的。花烛巷和马铃薯巷可就不一样了，它们是两条商巷，饺子馆、狗肉馆、照相馆、烧烤店、服装店、卤味店、理发店、粮油店、包子铺、烟酒铺、蔬菜水果铺，一座挨着一座，一爿连着一爿，巷子里招牌林立，食物的香气不绝如缕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真是声色味俱全。拉林小城的日子，全靠它们撑腰了。

花烛巷在银树大街的西侧，而马铃薯巷在东侧。如果说银树大街是顶官帽的话，那么这两条巷子就是插在官帽两侧的花翎。

霞布是家布店，在花烛巷的尽头，女人们逛到这儿的时候，往往被高跟鞋折磨得足底酸痛，所以店里明晃晃地摆着两条歇脚的长凳。一条能坐三四人，椴木的，紫檀色；另一条能坐两三人，白桦木的，柠檬色。长凳闲着的时候，看上去就像展览着的布匹。一匹是深色的，灰暗；另一匹是浅色的，明亮。霞布的主人卓霞，快四十了，也许是不常见日头的缘故，她的皮肤特别地白。那种白不是干涩的苍白，而是滋润的粉白，青生生的，热腾腾的，好像从里面要溢出光和水来。

好的皮肤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就是一件不离不弃的金缕玉衣，一生都少不了光华了。偏偏卓霞又是一个会打扮的人，无论冬夏，都穿着裙子。丽日中是亚麻布的直筒长裙和软缎旗袍，风雪中则是喇叭形的呢裙和裹臀的皮裙。她中等个，细腰翘臀，柳肩丰胸，从不大声说话，像蜻蜓一样轻歌曼舞地行路，十足的女人味。男人们背地说起她来，就两个字“受看”。女人们为了探究她哪儿受看，逢着她时，轻不了打量。要说她的五官，真的不很出众，眼睛是细长的，眉毛倒很威武，好像她的一双眼睛是圣湖，需要这样强悍的眉毛护卫着。再说她的嘴，稍稍有点大。不过她的鼻子生得好，鼻梁挺直、秀美，如异峰突起，只这一笔，就将整张脸的风水都改造好了。

卓霞穿衣服偏于素色，靛蓝、深灰、银白是主色调，大红大绿近不了她的身。不过为着生意，她店面里的布匹倒是不乏鲜艳夺目之类的，如紫色的印花棉布、翠绿的全涤丝罗纹布、明黄色的氨纶缎、洋红色的灯芯绒等。她的衣裳，极少数是在商厦买的成衣，大多是她自行设计的，因而她很少和别人穿重样的。霞布既是布店，也是裁缝店。在裁剪和缝纫上，卓霞是一把好手。女人们信赖她的手艺，扯完布，往往顺手就把活儿交与她一并

做了。到了春节和换季时节，她忙不过来，就只收生客的活儿。在她眼里，顾客就是一粒粒珠子，那些熟客是已穿在线上的珠子，牢牢在握，即便一时闪了她们，她们三个月两个月不登门，抗拒一阵子，最后舍不得这店里的姹紫嫣红，还会来的。而生客呢，她们并不知晓你的手艺，怠慢一次，这粒珠子就会从手中滑落，彻底流失了，所以得紧紧抓住。

熟客中，有一个人是例外对待的，不管她什么时节来，卓霞都是有求必应，她就是蔡雪岚。

蔡雪岚是拉林一中的语文老师，四十一岁。她在这个小城之所以有名，是因为她善待着丈夫的婚外情人和私生子。

蔡雪岚的丈夫刘文波，在地税局工作。婚后三年，他们一直没有孩子。经查，蔡雪岚患有不孕症。刘文波想到后继无人，苦闷得烟不离手，把自己抽得像是丧葬铺子中戳着的纸人，苍黄单薄。蔡雪岚见丈夫如此情态，便提出离婚。可刘文波爱蔡雪岚，这个女人虽然姿色差些，但心地善良，性情柔顺，持家能力强，刘文波不忍失去她，想着将来抱养一个孩子算了。刘文波把自己的想法说与父母，遭到了老人的一致反对，他们说是蔡雪岚

不能生养，又不是你有毛病，凭什么要养一个跟自己家没有骨肉关系的孩子？他们怂恿儿子离婚，刘文波不从，他们就三番五次地找蔡雪岚，让她不要跟儿子同床，饿着他，他就会去打野食，那时离婚就是顺理成章的了。于是，蔡雪岚搬回了娘家。开始时，刘文波每隔两三天，就去岳父家一趟，请她回家，可是半个月后，见蔡雪岚不为所动，刘文波泄气了，变成每周去一次。

刘文波去岳父家少了，到酒馆却是勤了，不论谁召唤他，一呼即到，一喝即醉。有天晚上，他从酒馆出来，想着日子过得太昏暗了，得来点阳光，便打着口哨，晃悠着，去了魁星音像店，打算租张碟，喜剧类的，回家乐和乐和。音像店的主人是个胖妞，宽额、疏眉、厚唇、红脸蛋，零食不离口，说话脆生生的，绰号“小铃铛”。她二十六七了，谈了好几个男朋友，都黄了。不是别人看不上她，而是她只喜欢谈情说爱，一到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就如临大敌，仓皇逃跑。她觉得结婚顶无聊了，进了夫家的门，就得收拢心思，不能再惦记别的男人了，而在她眼里，这世上有趣的男人多着呢。由于快是关门时分了，刘文波走进店里的时候，一个顾客都没有。小铃铛提着一袋炸薯片，吃得津津有味，两手油乎乎的。她见了刘

文波，“嘻——”地笑了一声，调皮地说“税官来了”，然后问他：“租碟？”刘文波大着舌头回答：“是哩。”小铃铛问：“要什么样式的？武打？情杀？恐怖？还是——生活？”小铃铛说前三项内容时，仰着脖子，干脆利落，而说到“生活”时，她放慢了语速，头低下来，眨着眼，那意思很明显：有个桃色陷阱，你敢不敢跳？刘文波故作糊涂，问：“生活片是啥样子？你给我说说。”小铃铛诡秘一笑，放下薯片，拍拍手，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碟片，开启VCD机的仓门，让它像狗一样伸出“舌头”来，然后把碟片轻轻喂给它，它就像享受了什么美食似的，心满意足地卷碟入仓。小铃铛按下“播放”键后，把灯啪地关掉，门也关上，然后跷着脚坐在椅子上，一边看碟一边继续吃薯片。刘文波站在她身后，只看了两分钟便血流加快；又两分钟，他呼吸急促。刘文波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座火山，已无法阻挡要喷发的岩浆，于是抱住小铃铛，将她扳倒在地。小铃铛顺从地撒开薯片，配合着他。刘文波除了老婆，没跟别的女人有过这事。他如鱼得水，畅快优游，不知天上人间。他撒开小铃铛的时候，忍不住赞叹了一句：“真香。”小铃铛却说：“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？一股馊味。”言语间有着怨气，看来是没得到满足。他们结

束了，屏幕上的男女却还火热着，小铃铛白了他们一眼，打开灯，按下停止键，取出碟片，对刘文波吆喝着：“免税！”刘文波唯唯诺诺地点着头，一瞬间醒了酒，有上了当的感觉。

然而还没等他给魁星音像店悄悄抹去税款，小铃铛找上门来，她怀孕了。她又哭又叫的，说是倒霉，跟过好几个男人，肚子都没见动静，没想到和他一次，就有了。她朝他要堕胎和养小产的钱。刘文波不觉得这是麻烦缠身，相反倒有点喜出望外，他央求小铃铛，让她把孩子生下来，说是可以补偿给她钱。小铃铛本不想让孩子拖自己的后腿，可是一算计刘文波给的钱是音像店两三年的营业额了，这买卖划得来，就同意了。她说好了，生下孩子就丢给他，就当没她这个妈。

蔡雪岚知道小铃铛怀了丈夫的孩子后，大哭一场，她写了离婚申请，可刘文波说什么也不签字。他说拉林人都知道小铃铛，她是不会嫁给任何男人的。他得到孩子后，就和她一刀两断。蔡雪岚见丈夫可怜巴巴的，想到他的出轨也是因为自己的无能引起的，心一软，答应留下来。这样，他们一心一意地盼望着小铃铛临产的日子。那一天如约来了，小铃铛产下一个八斤重的男婴。谁知她生

下孩子后，变了卦了，说是这孩子可爱，她要留下。蔡雪岚无奈，只得三番五次地登门，低三下四地求她，可小铃铛不为所动。刘文波舍不得亲生儿子，只好提着吃的用的，一趟趟地往小铃铛那儿跑。久而久之，拉林人都知道，刘文波有两个家了。

蔡雪岚对待小铃铛母子，可以说是仁至义尽。孩子生病住院了，她请假去陪床，而小铃铛照样做她的生意。单位春节搞福利分发的副食品，她都送到魁星音像店去了。拉林的男人很羡慕刘文波有这样一个宽宏大量的妻子，她来花烛巷和马铃薯巷买东西，只要逢着男店主，绝对不会在她身上短斤少两。相反地，她买一斤烧饼，会多出一两个；要一斤酱牛肉，只收她七八两的钱。有一年冬天，蔡雪岚买了一块松梅图案的宝蓝色织锦缎子，到霞布来给一个人做棉袄。半个月后，卓霞发现这棉袄竟然穿在小铃铛身上。她觉得蔡雪岚太窝囊了，所以她再让她做这个尺寸的女装时，卓霞就做手脚，不是把袖子缩短，就是将下摆延长，再不就是收束胸围和抬高领口，让小铃铛穿不上合身的衣服。为此，小铃铛常气呼呼地来霞布改衣服，她一来就嚷：“我蔡姐姐在这儿给我做的衣服，怎么穿上这么别扭啊？”次数多了，拉林人渐渐知

道蔡雪岚给小铃铛做衣服的事了，私下都为她叹上一口气。

人们以为，蔡雪岚的一生，就这样在隐忍中过下去了。可是谁知，在飞雪和寒流刚刚让位给暖阳和细雨的时节，一个平淡无奇的春日黄昏，蔡雪岚坠楼身亡了。她死的时候，手中还攥着一块抹布。有人说是意外，有人说是他杀，还有人说是自杀，街头巷尾，茶余饭后，人们热议的都是这件事。没人知道，蔡雪岚步入死亡花园时，经过了怎样的路径。

2.波痕

卓霞踏着老式的蜜蜂牌缝纫机，不情愿地为父亲做喜服。母亲去世不满一年，父亲就找人了，这让她心里很不舒服。

这台缝纫机本是母亲的陪嫁，卓霞结婚时，母亲见她喜欢，便送与她。这台两度成为陪嫁的机器，上海产的，与当时的“飞人”、“蝴蝶”并称为缝纫机中三大品牌，算是缝纫机中的头牌了。虽然用了近半个世纪，但它的性能仍然很好，轻灵流畅，顺滑耐用。无论是薄如蝉翼的丝绸还是厚重的帆布，它都吃得消。卓霞很注意对它的保养，时常用粗壮的鸭羽毛，剔尽送布牙缝中的污垢，滴上机油。所以这些年来，除了更换过一条皮带，没在它身上操过更多的心。

也许是心绪烦乱的缘故，这件中式喜服做得极不顺

手，时常卡线，卓霞不得不一次次地推开针板，取出梭套，察看是不是绞线了。确定没问题后，她加快了缝纫的节奏，想早点成活儿，摆脱了它。然而就在她上袖子的时候，机针突然咋的一声断了，她不得不换上强度和韧性都高的14号机针，可是这根机针也是一副烈女的姿态，只容她上了一只袖子，又折腰了。卓霞想，兴许母亲怪罪父亲，冥冥中使了性子，给父亲颜色看，这喜服才做得一波三折。这样一想，卓霞便收起活儿，起身喝茶，等待着母亲想通。母亲活着时，若是与父亲起了争执，不管多么占理儿，过一夜就会饶恕父亲。

卓霞喝着茶，想着将来依偎在这喜服旁的女人不是母亲，而是后妈时，心底还是起了委屈。她气不过，噗的一声，将一口茶喷到喜服上。喜服深灰色，涤纶布的。这种料子染色性差，颜色比较单一。但它的弹性好，耐磨，抗皱，父亲说后找的老伴不爱使熨斗，所以才选这种面料的。他对她的体恤，让卓霞心中作痛。她望着那口落于喜服上的茶，看着它使左前襟现出一块李子般大小的污痕，好像嵌了一只恶意的眼，有些后悔，于是趁着茶渍未干，赶紧补过。刚刚清理完毕，一辆蓝白道的警车停在门口，刘良阖带着个警察，低头走了进来。